

風流劍魔

白眉著

北岳文藝出版社

二十三

“真如”老师太一见“悟空”等人涌上了台阶，慌得急忙相拦，焦急地说：

“诸位请稍等候，让老尼先去会她一声！”

话未说完，朱擎珠，司马玲，以及简玉娥几人已急声道：

“不行。”

老师太一听，立即正色说：

“如此老尼更不敢让诸位进内了！”

江玉峰急切的想早一刻见到华馥馨，想到这么多人前去，反而诸多不便。

所以，一整脸色肃容要求道：

“老师太既然嫌人多不便，可否让在下一人前去？”

“真如”老师太毅然颌首道：

“好吧，少堡主请随贫尼来！”

说罢转身，当先向前走去。

江玉峰先向陆贞娘等人挥了一个“稍等”的手势，匆匆跟在“真如”老师太身后走去。

这时的江玉峰，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迈到华馥馨的面前。

年已七旬的“真如”老师太，偏偏走得特别慢。

由于内心的焦躁，江玉峰无心去看庵内的神殿和陈设，总之，“素心庵”虽小，却十分清幽。

好不容易绕过两进神殿，走在前面的“真如”老师太，突

然一指庵后的红墙园门，道：

“喏，你自己去吧，‘了空’就在花园里面。”

江玉峰一看，发现面前数丈外的红墙月形园门内，的确是一座简雅幽静的小花园。有假山，有凉亭，小桥荷池，还有青翠的修竹和花树。

江玉峰愣愣地望着花园的月形园门，心情浮动，思潮起伏。

他想到了去年和韩筱莉去黄山，为了跟踪两个侍女而意外地进入了“獠牙姬”被禁的地方，第一次发现华馥馨的事。

那时，她静坐在湖边的小花园里，身披薄纱，在月下抚琴，像天上的仙子。

如今，曾几何时，她已万念俱灰，竟落发当了尼姑。

这是谁害的她？

这是谁？江玉峰愣愣地站在那里，心里狂喊着。突然传来“真如”老师太的黯然叹息声！

江玉峰悚然一惊，立即跌回了现实。

回头一看，发现“真如”老师太已站在数丈以外，想问他没有前进而又停下身来的原因。

只见“真如”老师太，语重心长地说：

“烦恼是自己找的，贫尼劝你，不去也罢！”

江玉峰一听，毫不迟疑地断然道：

“不，在下一定要见她一面！”

说罢，急步向前，径自走进小园门内。

进入花园小门一看，目光不由一亮，再度愣了。

只见一座观花小厅前的荷池中央，一个面罩薄纱的白衣女尼，正盘膝坐在中央的一座青石莲台上。

时值荷花盛开，满园散着清香，加之白衣女尼头戴僧帽肩披宽巾，闭目静座，五心朝天，看来十分庄严。

江玉峰神情激动，内心凄然，但他却在第一眼便发现了盘坐池中的女尼不是华馥馨，但她的轮廓却有些熟悉。

凝目一看，心头猛然一震，顿时呆了！

同时，面目娇美的女尼，像断线珍珠般的伤心泪，已由她长而密的睫缝中滚下来。

江玉峰这时已完全看清“了空”女尼的真面目，她就是闯了大祸，自誓削发为尼，永不再历江湖的甄小倩。

当江玉峰看清了是甄小倩时，心中感触尤多。特别是当他想起在武当山小绿谷的茅屋中的一幕时，心中又气，又恼，又同情爱怜！说来，她实在是一个一生坎坷的女子，不论她的遭遇还是结局，都值得人可怜。

在这一刹那，江玉峰才体会到，甄小倩才是第一个投进他心坎里的美丽少女！

回想当初在塞外贝子庙上遇到她们母子时，她已是一位情窦初开的绝色少女了

那时她母亲虽然是玩笑似的问——把我的倩儿给你做老婆好不好？但是，他当时却毫不迟疑地答应一声“好”，那是由衷答应的一个好。

经过这么多年后，她仍是他江玉峰第一个手抚玉乳，亲接肌肤，抱在怀里狂吻的女孩子。

假设，当时不是赵雪清及时赶到，真不知要闹出多大的祸事。

一想到赵雪清，江玉峰悚然一惊，一个身材健美，个性贤淑，而遇事又机敏的美丽少女的情影，立即浮上了他的心

头！他心中一阵惭愧，深觉愧对玉清姊妹，她实在是一位世上难得的贤德妻子。

一想到玉清姊妹，他急忙抬头，举步向荷池前走去。

这时他才发现面对甄小倩的荷池边台上，放着一个白绫小包，薄薄的，不知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走至池边的小白绫包前，这才看清里面包着的是一封信。当然，这封信不可能是给他江玉峰的，虽然字迹隐绰可见，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是不应该察看那封信究竟是给谁的。

他目注浑身微微颤抖，热泪已如泉涌的甄小倩，黯然一叹说：

“甄姑娘，你这是何苦呢？……”不知如何再说下去。

盘坐石莲上的甄小倩，见江玉峰就说了那么一句，不由抽噎着说：

“今天你来看我，就只为了说这句话吗？”

他想到了华馥馨，想到了“真如”老师太说的赵竟成。

一刹那，他突然发觉这是足智多谋的甄小倩，费尽心思所设的骗局。

那夜在武当山知道了火烧两百担干柴的人，是一位白衣道姑后。她也联想到他江玉峰一定会拜托丐帮代为探听白衣道姑的行踪和下落。

所以，她特的打扮成白衣道姑，招摇过市，前来“素心庵”落发。

但是，虽然能将他江玉峰引来，却又担心他江玉峰不肯进来。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有力说词——“万里飘风”赵竟成已来看过她了。

他愈想愈气，没想到他江玉峰在她甄小倩手里，处处受到愚弄。

江玉峰终究是出身武林，受过良好教养，心地善良而又正直达礼的少年人。面对泪流满面，闭目抽噎的甄小倩，他只得将倏然升起的怒火强自捺下去。

但是，他仍忍不住冷冷地淡然问道：

“听说‘万里飘风’赵竟成赵老英雄曾前来此地看过你？”

话声刚落，甄小倩突然睁开了泪如泉涌的一双美目，以幽怨惊异地目光盯视在江玉峰的脸上。

显然，她是因为江玉峰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而震惊。

甄小倩发现江玉峰不但语气冰冷，他脸上的表情也十分淡漠！她心中一阵难过，神情十分痛苦，她仅仅惊异地看了一眼，便闭上了美目，激烈的抽噎着，泪水象缺堤的江河般涌出。

江玉峰一看，也感到一阵难过，想到她甄小倩这么做，还不是为了骗自己前来，和她再见上一面！

甄小倩强抑悲痛地点了点头，表示赵竟成的确来过。

江玉峰心中一惊，不由脱口急声问：

“你是说，赵老英雄确曾来过？”

这时，芳心欲碎的甄小倩，才突然痛哭失声地说：

“他是我的亲表哥，为什么不能来看我？”

江玉峰听得心头一震，脱口一声轻“啊”，顿时愣了。

这时才恍然想到，以“真如”老师太那等年高慈祥的佛门弟子，不可能说谎呀！心中一阵惭愧，但他仍有些不相信地问：

“赵老英雄远离‘仰盂谷’，只是为了前来看你？”

甄小倩似乎有些生气，再度睁开热泪盈眶的美目，惨淡地说：

“他的亲表妹，丈夫早死，父母双亡，万念俱灰的情形下遁入佛门当尼姑，为了实践诺言，老死尼庵，永远不再历身江湖，从此亲人陌路，难道他身为表哥的，还不应该前来看看他这个苦命的可怜表妹吗？”

江玉峰听罢，不禁黯然低下了头。

在他低头之际，目光本能的触及到面前荷池边台上的那个白绫小包。

心中一动，不由抬头急切地问：

“你在赵老英雄的口中，可曾探出一些有关我的事情？”

甄小倩见江玉峰在称呼上直称“你我”，心里似乎好过了些，激动悲痛的心情，也平静了不少。

只见她点点头，目光望着边台上的白绫小包，道：

“有，那就是他留给你的一封信！”

江玉峰心中一惊，“噢”了一声，迫不及待地将白绫小包拿起来。撕开信口，抽出一张素笺来。

只见上面字体了草，显示出赵竟成写信时的紊乱心情。

开头果然写着“游侠同盟”盟主江。

看了信上大意之后，他焦躁不安，大吃一惊，真可说是雷霆轰顶。

原来“西天圣母”姜锦淑早在一个月前已去过了“仰孟谷”，她不但向“獠牙姬”强索“天仁武功宝录”，而昔年“獠牙姬”的情敌尉迟春莺派遣了高手也前去要求“獠牙姬”交出“万艳杯”。所以，“獠牙姬”内心非常恐惧，要求他江玉峰，火速打开包装“万艳杯”的红绸包，学习“宝录”上的武功，以应未

来强敌，挽救武林浩劫。

信上特别强调，一旦尉迟春莺重历江湖，武林不但重罹灾难，而江湖也将被她闹得腥风血雨，一片混乱。

最后信中一再叮嘱，“獠牙姬”想女成疾，恐怕不久于世，希望他江玉峰能够尽快设法找到华馥馨，送回“仰孟谷”，促使她们母女团聚。

江玉峰看罢，一面匆匆将素笺放进信封内，一面惊急地说：

“竟有这等事？”

说罢抬头，向甄小倩一拱手，急声道：

“甄姑娘珍重，在下改日再来看你……”

话未说完，甄小倩已泪如泉涌，神情悲痛地问道：

“你就这样走了吗？”

江玉峰急着想将这件事告诉给赵雪清等，只得匆促地说：

“事关武林安危，我必须和本同盟的左右护法等人商议，如何预防这次浩劫的来临……”

甄小倩会意地缓缓点头，同时闭上了一双美目，神情悲痛，香肩抽动，泪如缺堤的江河顺着香腮流了下来。

江玉峰心中一阵难过，黯然说：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甄小倩没有说话，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缓缓地点了点头。

江玉峰看了，心中既难过又不忍，但他知道，已不便再多说什么，只得叹了口气，毅然转身，举步走去。就在甄小倩突然睁开了泪眼，脱口悲声道：

“玉峰……”

江玉峰闻声一震，急忙止步，但没有回头！

因为甄小倩这时的表情，他是想像得到的。也许，他看了后会不忍离去，至少在他的脑海里会留下一个心情悲痛，神情失望，气氛凄凉的印象！

甄小倩悲痛地哭道：

“在我少女的心扉里，第一个闯进来的是你，但是，最绝决最无情的也是你，现在，你的人虽然走了，但你却永远带不走我心灵深处的影子，你虽然不想看我最后一面，但你永远忘不了为你削发为尼的甄小倩！”

江玉峰想到了昔年在塞外贝子庙第一次看到她的情形以及自己说过的话，只得颌首黯然道：

“昔年儿时顽语，虽然不足为凭，但我会永远记住这件事，我想你也深信，在我今后的岁月里，绝不会忘记你在“素心庵”为尼的事……”

甄小倩睁开泪眼，一阵热情奔放，不能自己的脱口呼唤：

“玉峰……”

呼唤声中，身形凌空而起，越过荷池，直向江玉峰扑去。

江玉峰心中一惊，急忙回头。

就在这同时，小花园的园门方向，突然传来一声严肃而慈祥的佛号：

“阿弥陀佛！”

江玉峰悚然一惊！

甄小倩倏然刹住飞落的身势，伸出去的一双玉臂，几乎

已将江玉峰抱住。当她听到那声如雷灌顶的佛号后，急忙收回两臂，双手掩面，竟痛苦无声地哭了。

江玉峰急忙回头一看，只见方才走路颤颤巍巍的“真如”老师太，竟神情肃穆，双手合什，目光如炬，注视着他和甄小倩。

江玉峰这时惊觉到“真如”老师太定是一位武功极高的佛门弟子。武功绝不输于黄山慈云庵的“慧如”老师太！

“真如”老师太望着掩面哭泣的甄小倩道：

“你既自认江少堡主是你一生最喜爱的人，你就不应该为一己之私而使他的完美人格和声誉有损，难道你要他和一个在佛前明誓，已祝发的女弟子相拥泣吗？”说到此顿了一顿道：

“如果你有悔意，仍可和江少堡主离去，重新蓄发还俗……”

掩面哭泣的甄小倩，倏然放下双手，满面泪痕地断然道：

“不，师父，倩儿绝不愿使他的名誉受损，我要他成为武林顶天立地的大英豪而无愧……”

“真如”老师太赞声道：

“好，那你就纵回莲台坐好！”

甄小倩一听，依恋地看了一眼江玉峰，毅然转身，凌空向荷池中央的莲台上纵去。

这时，“真如”老师太道：

“江少堡主可以走了！”

江玉峰急忙一定心神，望了望“真如”老师太，大步向园门口走去。当经过“真如”老师太身侧时，微微躬身致意。

门内的“真如”老师太已威严地说：

“一直向前，不可回头！”

刚刚止步的江玉峰一听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大步向前走去。

江玉峰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思潮杂乱，不知道如何是好。

转过第二座大殿角，江玉峰一愣！因为，在第二座大殿的角门下，合什闭目肃立着一个青春尼姑。

青春尼姑生得白嫩面色，眉清目秀，眼角垂着泪珠，看来有些面熟，他似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猛然间想不起来。

由于青春尼姑挡在甬道的中央，显然是针对着他江玉峰而来的！

江玉峰脱口问：

“你不是白河县北吴员外家，服侍新寡少奶奶的小燕吗？”

青春尼姑一听，微一颌首，泪珠滚下来，同时戚声道：

“不错，正是贱婢小燕，不过，现在已是素心庵的‘了因’了！”

江玉峰听了心中又是一阵难过，但他却不自觉地说：

“你能随你家小姐同入佛门，相依为命，在下着实钦敬……”

话未说完，“了因”已戚声道：

“值得钦敬的是我家小姐，她息事宁人，忘却仇恨，甘愿削发为尼，在小庵了此一生，她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她一直喜爱的一个人，少堡主是聪明人，小婢不需说破，但愿少堡主隔三年五载，忙中抽空来看一眼我家苦命的小姐

……”

江玉峰听得面呈难色道：

“在下并非冷情寡义之人，自当永记你们主仆在此为尼之事！”

说着发现小燕的泪眼望着他一瞬不瞬，显然是等他说下去。只得为难地继续道：

“但是，如果在下每隔几年即来‘素心庵’一次，势必影响你家小姐的修行……”

小燕道：

“这是少堡主的推托之词，您以为我家小姐真的就在此心如止水，忘记麝寝，一心面佛，朝夕诵经了吗？”

江玉峰默然望着小燕，不便再说什么。

小燕继续道：

“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自我牺牲罢了……”

话声刚落，庵外突然传来傻小子“铁罗汉”的不耐烦声：

“奶奶的，怎么搞的？那老尼婆将姐夫骗进去这么久还不放出来？”

接着是朱擎珠的娇叱声音：

“大兄弟不要胡说！”

“黑煞神”也不耐烦地说：

“俺也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如果是华姑娘，盟主该出来通知一声，如果不是，盟主也该出来了呀？！”

“独臂虎”道：

“俺进去看看动静……”

“风雷拐”沉声道：

“佛门重地，岂是我们乱闯胡闹的地方？”

江玉峰一听，知道该出去了，所以，望着小燕，急声道：

“在下每隔三五年，设法前来‘素心庵’看你家小姐一次！”说话之间，匆匆向第一进大殿前走去。

这时，庵外已隐约传来大家的争论声！有的主张派一个人进来看看，有的主张不能莽撞，最好再稍等片刻。

江玉峰一面匆匆走着，一面苦思应付之策。

为了先安定一下“悟空”等人的急躁心情，登上内阶之前，他先咳嗽了一声。

“盟主出来了！”

江玉峰登上内阶，拉开虚掩着的庵门向外一看，只见陆赵五女和“悟空”等人，都神情急切得围立门外阶前。

朱擎珠，司马玲，以及几个性情急躁的人，几乎同时关切地问：

“盟主，可是华馥馨姑娘？”

江玉峰觉到在庵门前谈话不便，举手一指空场对面的树林道：

“我们到林内谈！”

说话之间，举步下阶，当先向林前走去。

陆赵五女“悟空”等人看出江玉峰眉笼愁烟，心知有异，都默默地跟在江玉峰身后。

到达林内寄马处，江玉峰停下身来，凝重地说：

“大家听了一定会大感意外，那庵内落发的‘了空’师太，不是我们要找的华姑娘！”

陆赵五女和“悟空”等人一听，果然是一片惊“啊”声。

韩筱莉关切地问：

“那位‘真如’老师太不是说，黄山‘仰孟谷’的‘万里飘风’赵竟成已经米过了吗？”

江玉峰颌首道：

“不错，据那位‘了空’师太说，赵老英雄是她的表哥，听说她在此落发为尼，特地赶来‘素心庵’看望她……”

话未说完，韩筱莉怀疑地说：

“表弟以为这话可信吗？”

这话也是陆贞娘和“悟空”等人也要问的。

江玉峰说：

“当然可信，这里还有赵老英雄临走时留下的亲笔信。”

说着从袖内将那封信取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惊异地望着他手中的信，为了使大家都知道信的内容，他顺手交给陆贞娘，和声说道：

“请表姐念一遍给大家听！”

陆贞娘自从在瓦岗湖被赵雪清救了一命，再没有任何争胜好强之心。

她对“真如”老师太说的话，虽然相信，但对江玉峰的解释却不以为真。她心中怀疑，却绝不表现在脸上。

这时见江玉峰将信递给她，立即双手接过来，她抽出素笺看了一眼，坦诚地说：

“不错，这的确是‘万里飘风’赵竟成的亲笔字……”

朱擎珠不解地问：

“陆姊妹见过赵竟成写的字？”

陆贞娘见问，毫不介意，立即将素笺展示给赵韩朱司马四女看，同时凝重地说：

“你们看，这封信虽笔了草，但字迹勾划间是否和‘万里

飘风’在‘万艳杯’中的留言‘十五中秋夜，天都赏月人’几个字有些相似？”

赵雪清、韩筱莉、朱擎珠与司马玲四人都曾看过“万艳杯”中的小纸条。

这时四人探首一看，立即毫不迟疑地同声颌首道：

“不错，果然是赵老英雄的笔迹！”

“悟空”、“一尘”、“风雷拐”等人一听，也都心中释然。陆贞娘立即以大家听得见的声音，将信念了一遍。

大家听罢，都忧形于色。

“独臂虎”骂道：

“这是搞他娘的什么鬼，‘雪山圣母’不是已去过了‘仰孟谷’吗？前些时日为何又半夜三更地去~~了~~惠山的破庙呢？”

“风雷拐”推测道：

“看这情形，‘雪山圣母’前去仰孟谷只是向‘獠牙姬’诈取‘天仁廿功宝录’，而‘宝录’是否在‘獠牙姬’前辈处，姜锦淑她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才又前去惠山破庙，重新将济公活佛像严密地搜索了一番……”

赵雪清听得心头一震，懊悔地说：

“现在就这两件事加以对照，‘雪山圣母’姜锦淑前辈留给司马伯父的那封信，玲妹妹当时没有看完，也许会失去了一项重要的！”

司马玲这时也感觉到了自己失策，急忙解释道：

“小妹当时一看信上的开头白，便觉得肉麻兮兮，哪里还有心情看下去……”

江玉峰说：

“这件事并不太严重，等岳父和岳母转回‘水帘山庄’看了那封信后，有关于我们的事，两位老人家自会派人通知我们。倒是‘獠牙姬’前辈的昔年情敌尉迟春莺重入江湖，才是我们应该密切注意的事。”

陆贞娘一展手中的素笺说：“可是，赵老英雄在信上既没有说出那个尉迟春莺的往事，也没有说出她现在隐修在何处，我们根本无从着手进行处理！”

简玉娥突然埋怨道：

“那位赵老英雄因何不亲自去一趟瓦岗湖呢？他如果见到了咱们盟主，不就一切都弄清楚了吗？”

“鬼刀母夜叉”说：

“他并不是怕浪费时日，看样子，他这一次潜出‘仰孟谷’，‘獠牙姬’前辈恐怕未必知道！”

赵雪清颌首道：

“这很可能，如果他是奉命办事，绝不可能没有见到玉弟弟就匆匆赶回黄山去。”

浑汉“黑煞神”埋怨说：

“按说，赵竟成老小子也算是老江湖了，怎的办事这么马虎？他怎的知道咱们盟主一定会来看他的表妹，他这不成了转世的诸葛亮了吗？”

赵雪清一直怀疑庵内的“了空”就是甄小倩，虽然有了赵竟成的信她不敢肯定，但她仍迷惑不解。

这时一听“黑煞神”提出大家心中所疑虑的问题，赶紧解释说：

“很可能是赵竟成在来此途中曾向丐帮打听咱们‘游侠同盟’的行踪，顺便听到了咱们正在打听白衣道姑的事，等他

来到此地，知道他这位表妹在落发前就是身穿白衣的道姑，以赵竟成的聪明机智，不难断定我们很可能闻风前来此地，所以才事先留了这封信！”

陆贞娘也道：

“小妹的想法也是如此。现在玉弟弟有了赵老英雄的这封信，对于玉弟弟在西域巧获雪参，学得华天仁老前辈全部绝世甘功的事，即使找不到华馥馨姑娘，也算有所依据了！”

韩筱莉忧虑地说：

“据信上说，‘獠牙姬’前辈思女成疾，不久于人世，现在一点华姑娘的消息也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一生坎坷，临死还看不到自己的骨肉也实在太可怜了！”

秃子提议说：

“盟主，干脆咱们现在马上赶往黄山仰孟谷……”

话刚开口，“风雷拐”马上反对说：

“不可，我们骤然前去，又没有华姑娘的消息，反而加重她的病势！”

江玉峰则蹙眉迟疑一说：

“小弟觉得现在有先弄清楚那位尉迟春莺真实情形的必要……”

话未说完，“一尘”人道道：

“盟主，以卑职浅见，我们可先至黄山‘慈云庵’拜访‘慧如’老师太，一方面在她那儿探听一下华姑娘的行踪消息，一方面还可以请她前去仰孟谷将‘万里飘风’赵竟成请出来商谈……”

话未说完，陆赵五女和“悟空”等人纷纷道：

“不错，右护法的建议不失两全之策。”